

大城小事

高速路上有朵“解语花”

●钟双霜

“工会有朵‘解语花’,职工喊她‘石燕姐’。”

在兴华高速的横陂中心站二楼办公室,有一间面向全体职工开放的心理咨询室,门侧的标牌上印着活泼的彩色字体:“五彩心灵驿站”。李石燕是这里的常客,不过,她不是倾诉烦恼的来访者,而是疏导情绪、排忧解难的聆听者。

从收费员到工会干部,李石燕已在高速交通行业勤耕不辍18年,没有人比她更理解基层职工在“三班倒”工作模式下积累的心理压力该如何纾解。说干就干,自萌生为有需要的职工提供心理援助的想法的那一刻起,李石燕就开始踏上了她的“心灵建设”之路。

“你想办心理咨询室是好事,工会当然全力支持,但前提是你得有相关资质啊!不然职工怎么会信任你呢?”

“那我就去考个心理咨询证!持证上岗,当个‘正规军’!”

工会主席的一番话点醒了李石燕,做好这件事不光是有干劲就行,还得凭真才实学。经过一年时间的拓展学习,她成功考取了心理咨询资格证书,成为兴华高速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。

第一步迈出去了,接下来就是筹备工作室了。“要办就要办在最贴近基层职工活动的地方。”数日考察下来,李石燕向领导请示,在中心站三楼开辟出一方天地。得到“大力支持”的答复后,申报经费、装修布置、宣传动员等一连串事宜,李石燕也是样样不落,办得利索。最后,在公司职工的见证下,“五彩心灵驿站”正式揭牌成立。

俗话说:“单丝不成线,独木不成林。”李石燕深知,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,也难以提升公司整体心理服务水平。于是,她开始组建心理服务团队。在她的带领下,心理健康教育在公司蔚然成风,兴华高速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女性心理咨询师。其中,不乏从一线收费员中脱颖而出佼佼者。

在李石燕的坚持不懈下,仅仅两年时间,“五彩心灵驿站”就从最初的一家开办到了三家。公司下辖的三个中心站都有了各具特色的心理咨询室。由点及面,以面带全,“五彩心灵驿站”自此在兴华高速路段实现了全面开花。

对于她的优秀事迹,工会主席由衷称赞她把工会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了职工

的心坎上。李石燕笑呵呵地回道:“道阻且长啊,书记!我要做的工作还多着呢!咱们的心灵驿站一定会办得越来越好!”她的语气铿锵有力,一如当初说去考证时那般踌躇满志、意气风发。

冬日的傍晚,职工书屋亮着暖黄的灯光,李石燕照常伏案整理着当周的咨询记录。三五个趁着周末来园区玩儿的小朋友,被父母临时托付给了她照看,这会儿正齐齐整整地围坐一桌,像巢穴里的小鸟儿似的,在叽叽喳喳地玩着飞行棋。

这样的温情时刻,在李石燕数年如一日的工会工作中不胜枚举。被职工们亲切称为“解语花”的她,在钢筋水泥的高速公路上浇灌出一片柔软的心灵绿洲。

东园文学奖
征文选登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诗

人心语



婚宴

●吴征远

云有些沉重了
天空无法挽留她的奔赴
春雨清亮,砸向石缝时
散落的翡翠纷纷绽放

苔藓爬了过来
披着新换的衣裳
欢快的蝴蝶
正和蜜蜂窃窃私语

溪流轻拨琴弦
鱼儿细石直视无碍
一只燕子招呼另一只燕子
奔向春天的婚宴

麦苗、嫩株
以及角落的小草
用细密的针脚
为春天编织一件
翠绿多彩的嫁衣

编织

●曹启正

纺织厂里,织机轰鸣
双手舞动,织线如行云流水

每一匹布
包裹着酸甜苦辣的生活
手中的线
缠绕着美好的日子
编织着如诗如画的未来

织物上,有山川的壮阔
有花鸟的逼真
有岁月的祥和
还有劳动的汗水

织布工,是无名的艺术家
用勤劳的双手
在柔软的布匹上
绘就多姿多彩的生活

随笔小札

花事时光

●杨小芳

二月尾的清晨,我在阳台晾衣服时忽然发现,那盆焉了一冬的月季根部冒出了几点嫩绿。米粒大小的芽苞挤开了干裂的泥土,像婴儿攥紧的小拳头,在晨风里怯生生地舒展——原来,春天早就悄悄蹲在了我家阳台上。

那株养了三年的三角梅最是泼辣。去年寒潮冻掉了所有叶子,今春却从光秃秃的枝干上爆出紫红的花簇,远看像给防盗网挂了串鞭炮。相比之下,新买的蓝雪花就娇气得多,得用竹竿撑起遮阳网,稍晒狠了,花瓣就卷成委屈的蓝色小喇叭。

最讨喜的是窗边的多肉大军。虹之玉圆滚滚的叶片泛着胭脂红,活像过年吃胖的娃娃;生石花趴在粗陶盆里,灰扑扑的伪装下突然裂开条缝,露出里头鹅黄的花蕊。最妙的是那株从菜市场捡来的蟹爪兰,枯枝似的茎节上冷不丁垂下几朵桃红的花,像谁把过年剩的剪纸贴在了枯藤上。

养花人的日子是用喷壶和剪刀丈量的。清晨六点的自来水要晾到午后才能浇花,否则水中的氯气会让茉莉掉苞;淘米水发酵三天,混上碾碎的蛋壳,就是免费的有机肥。上周暴雨突袭,我抱着三十多盆花狂奔进屋的样子,邻居还以为在抢救传家宝。

月季最磨人。得盯着天气预报打药,

白粉病比春雨来得还勤快。有回叶背爬满蚜虫,我举着放大镜一只只捏爆,手指沾满黏糊糊的汁液,倒像是给这些“小吸血鬼”办了场葬礼。但等到五月花开,层层叠叠的粉白花瓣旋成芭蕾舞裙时,连晾衣竿上的麻雀都忍不住凑近瞧。

那盆差点被我扔掉的吊兰教会我耐心。原本焦黄的叶尖让我心灰意冷,直到某天发现匍匐的茎末端垂着米粒大的新芽——原来它早把力气攒给了下一代。现在子孙满堂的吊兰瀑布从花架垂到地板,每次修剪都像在给绿色波浪理发。

从花卉市场高价请回的蝴蝶兰,倒是给我上了堂“欲速则不达”的课。天天浇水盼开花,结果根都泡烂了。后来改用水苔,半月才浸次盆底,它倒憋出三支花箭。开花那日,蝶形花朵在晨光里轻颤,仿佛在嘲笑我当初的猴急。

如今,我的阳台已成微型江湖:铜钱草在鱼缸边铺出翡翠潭,薄荷与罗勒争夺西晒的宝地,仙人柱顶着雪白绒帽睥睨群



■资料配图

芳。晾衣绳上挂的不再只是衣衫,还有晒着的橘子皮——明年又能给花加餐。

前日,暴雨摧折了蓝雪花的枝条,我拿筷子当夹板给它接骨。邻居笑问:“伺候祖宗呢?”我指给她看断枝处新冒的芽点:“你看,伤口上也能长春天。”就像去年失业在家那阵,是看着多肉冒出新头才熬过心焦——草木从不辜负时光,你予它三分照料,它必还你七分惊喜。

夜幕降临时,我常倚着栏杆看花。对面楼的电视蓝光映在蟹爪兰上,恍惚间竟像给花儿镀了层星辉。风掠过薄荷丛的沙沙声,混着楼下孩童追逐的笑闹,在纱窗上织成细密的网。忽然明白,所谓岁月静好,不过是看一朵花如何把光阴度成诗。